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
的认知研究

王冬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
的认知研究

王冬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王冬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04-8622-0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汉语-动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272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汉语中动词和名词的相互转化，即动词转用作名词和名词转用作动词。共分八章，包括理论基础、结语和正文六章。

第一章是全书论述的理论基础，指出了前人关于动名相互转化研究的矛盾和不足，分析了传统的结构主义语法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本书所认同的“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相关理论。

第二章阐述本书据以描写和解释动名相互转化的具体理论框架——一个“概念转喻”的认知模型。“认知框”、“激活”和“显著度”是这个转喻模型的构成要素。

第三章至第五章讨论动词名化。第三章首先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定义名词和动词，着重说明动词和名词在概念上的不对称，并说明动名互转本质上是一种概念转喻。接着根据转喻模型对动词名化中的“转指”现象做了全面的归纳和解释。第四章集中考察动词名化的典型构式“N的V”成立的条件，论证这一构式的功能是在认知上通过参照点建立与目标体的心理联系，这一章也是对“认知框”和“显著度”的进一步阐述。第五章讨论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动词，论证主要动词的语义和宾语动词的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共变关系，而动词失去独立性又和动词的名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一章证明动词的名化是个程度问题。

第六章对名词动化的现象做全面的描写和归纳，并根据转喻模型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

第七章研究动名相互转化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分析不对称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动词和名词之间概念上的不对称。

第八章是结语，总结全书，指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argets the categorial shift between verb and nou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or nominalization and verbalization. There are altogether 8 chapters, compris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6 chapters of the analysis proper and the conclusion.

Chapter 1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which this study is based, point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eficiency of the preceding studies on the categorial shift issue, analyzing criticall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and elucidating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viewpoints of the adopted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hapter 2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specific theoretical model applied to the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tegorial shift between verb and noun, which is labeled as the cognitive model of ‘conceptual metonymy’, comprising the constituents of such concepts as cognitive frame, activation, and salience.

Chapter 3 to 5 discuss the nominalization of verb. Chapter 3 defines the categories of noun and verb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gnitive grammar, with a focus on the conceptual asymmetry of the two concepts, pointing out that the categorial shift between verb and noun is essentially a conceptual metonymy. This chapter also offer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

bal nominalization using the metonymy model. Chapter 4 dwells on the conditions of legitimate use of ‘N 的 V’, a typical construction of verbal nominalization. With a further elucidation of the ideas of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salience, this chapter argues that this construction builds up a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to the target through a cognitive entity called reference point. Chapter 5 discusses verbs occurring in the grammatical slot of object, managing to prove the co-variation between the semantics of the main verb on one hand,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verbs serving as object on the other, and also to prove that the loss of verb’s autonom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nominalization. It also proves that verbal nominalization is a phenomenon of differing degrees.

Chapter 6 offer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and a summary of verbalization, with an interpretation using the metonymy model.

Chapter 7 focuses on the asymmetries in the categorial shift between verb and noun, pointing out that these asymmetries are rooted in the conceptual asymmetry of verb and noun.

Chapter 8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with remarks of the problems requiring further research.

序 言

王冬梅的《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顾名思义，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汉语名词转用作动词和动词转用作名词的规律。作者采纳“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的语言能力跟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本质上没有差别，因此“动名互转”这种语言现象跟“概念转喻”这种认知现象是相通的。概念转喻须在一定的“认知框”内进行，由于参照概念的激活目标概念也会相应激活，激活的条件是参照概念比目标概念显著。这就是作者建立的转喻的认知模型。读者可以看出，这样的转喻模型能够解决不少过去纯粹从语言结构出发建立的模型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通过人的认知这一中介“折射”出客观世界。因此语言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些客观的必要充分条件或语义特征，还包括主观的心理构造物。这一点是读者事先要理解的。有人说，研究语法和语义最好不要把不好琢磨的心理因素放进来，但是这恐怕只是一相情愿，语法特别是语义不能不包括心理因素，问题是如何比较严格地界定这些心理因素。

为什么要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法和语义呢？因为这样的研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概括性。作者在结语部分对这两点作了说明，读者如能在通读全书后领会到这两点，作者的主要目的大概就达到了。

名词和动词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两个范畴，弄清名动互转的规律对认识人类语言的性质有很重要的意义。“认知语言学”对范畴的基本看法是范畴大都

是“典型范畴”，范畴的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的程度差异，范畴与范畴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然而实际上范畴既具有连续的性质又具有离散的性质，正如作者最后指出的，对连续的语音流入还是能感知和分析出一个个离散的音位来。就汉语的名动互转而言，特别是动词转用做名词的时候（如“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是否发生了“名词化”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沈家煊

2009年11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理论前提	(1)
第一节 前人对动词名化的研究	(2)
第二节 前人对名词动化的研究	(11)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12)
第四节 语料来源	(21)
第二章 转喻的认知模型	(24)
第一节 传统的转喻隐喻观	(24)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的转喻隐喻观	(26)
第三节 转喻的各种“认知框”	(30)
第四节 一个转喻模型	(42)
第五节 显著度的判定	(43)
第六节 隐喻的单向性、经验性、心理现实性	(48)
第七节 隐喻和转喻的异同	(50)
第三章 动词转用作名词	(52)
第一节 名词和动词的定义	(52)
第二节 “凝聚转类”还是“直接构词”	(57)
第三节 动词名化的类型	(60)
第四节 相关的解释	(74)

第四章 “N 的 V”构式成立的条件	(79)
第一节 前人关于“N 的 V”构式的研究	(79)
第二节 构成“N 的 V”的四种情形	(83)
第三节 “N 的 V”是“参照体—目标”构式	(86)
第四节 N 的“信息度”	(90)
第五节 N 的“可及度”	(92)
第六节 N 的“凸显度”	(93)
第五章 动词做宾语和动词的名物化	(96)
第一节 名词化、事物化、指称化	(96)
第二节 广义的谓词性宾语	(97)
第三节 主动词的语义类别	(98)
第四节 主动词和谓宾之间联系强度的“象似性”	(102)
第五节 “操纵类—识知和言说类”连续统	(105)
第六节 “模态类—识知和言说类”连续统	(120)
第七节 动词的独立性和动词的名物化	(127)
第六章 名词转用作动词	(132)
第一节 名词转用作动词和形容词	(132)
第二节 名词动化的类型	(134)
第三节 名词动化的固定格式	(160)
第四节 名词动化的句法特点	(164)
第五节 转喻模型和名词动化	(168)
第七章 动名互转的不对称现象及成因	(171)
第一节 动名互转的不对称现象	(171)
第二节 动名互转不对称现象的成因	(187)

第八章 结语:认知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	(204)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的根本区别	(204)
第二节 认知语法的解释力和概括性	(205)
第三节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207)
附录 例句出处和简称的对应	(208)
参考文献	(210)

第一章 理论前提

动词和名词是语法上的两个基本范畴，两者在功能分布上有一系列的对立，处于词类连续统的两端。Ross (1972) 研究了英语的词类系统，得出一个动名连续统模式，即：

动词〉现在分词〉完成式形式〉被动式形式〉形容词〉介词〉形容词性的名词〉名词

张国宪 (1993) 和张伯江 (1994) 分别给出了汉语的动名连续统模式：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动词〉名词
名词〉非谓形容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

虽然动词和名词处于连续统的两端，但是，两者又可以相互转化。动词可以向名词方向转化，如：

骗人——骗子

领导群众——一位领导

发明电灯——电灯是爱迪生的发明

研究语法——语法研究

名词也可以向动词方向转化，如：

一张网——网鱼

一个坑——坑人

我们把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这种相互转化称为“动名互转”。本书从“认知语法”的角度主要对现代汉语中的动名互转现象进行研究。“认知语法”的基本假设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说明。

第一节 前人对动词名化的研究

动词和动词短语通常出现在谓语位置上，当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时，会不同程度地带上名词的一些性质，表现出名词化的倾向，我们把这种现象也叫做动词名化，理由将在下面陈述。这种动词名化现象曾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吕叔湘（1979）、陆丙甫（1985）、朱德熙（1989）等人都把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分成三类，即“锁”类，“研究”类和“出版”类。“锁”类做名词和做动词的时候意义差别很大，通常被看成是两个词（朱德熙 1985：24）。“研究”类就是我们常说的兼类词，兼做动词和名词。这类词的范围问题是语法学界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难题（详见朱德熙，1989；林立，1982；张学成，1991；陆丙甫，1981；陆俭明，1994等），各家的标准不同，划出的兼类词的范围也不同。“出版”类是动词，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时是否发生了词类的转化，这是前人关于动词名化研究的争论焦点。

关于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动词向名词方向转化了。中国最早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1898）的“词类假借说”，黎锦熙、刘世儒（1959）的“转成名词”说，陈承泽（1922）、王力（1943）、谭全（1978）、张静（1987）等人的“词类活用”说，吕叔湘、朱德

熙(1952)的“变性”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名物化”说(《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等,说法虽然不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具有了名词的性质。其中名物化说影响最大,基本上能概括前面的几种说法,其主要观点是: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或形容词从语义上看“不表示实在的行动或性状,而是把行动或性状当作一种事物”,它们已由“行为范畴”或“性状范畴”转入“事物范畴”;从功能上看这些动词或形容词失去了自身的一部分特征,取得了名词的一部分特点。如:动词做主宾语时失去时间性,因此和时间、时态相关的体标记“着、了、过”以及“曾经、正在、刚刚、马上、将要”等词语的使用受到限制;不能受一些表示情态的副词(如:的确、恐怕、果然、也许等)修饰;带状语和补语受限制;对谓语动词有一定的限制;以双音节动词居多,单音节的很受限制;可以受定语修饰等^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仍然是动词,以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下文简称“朱文”)为代表,对名物化说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下面我们介绍朱文的观点,并对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加以分析。

一 关于事物范畴

朱文指出事物范畴是名物化理论的基础和重要依据,所以对它的批判也从这一点入手。朱文观点如下:

1. “事物”是一个很模糊的意义概念,很难界定,不能作为判定词类的依据。划分词类只能根据词的功能。

2.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事物”。朱文认为动词、形容词处于主宾语位置上跟处于谓语位置上相比,意义上的确有某种差别,甚至可以说它们有时确实表示事物,因为我们在心理上是把它们当一种事物来看待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事物在哲学或心理学上可能是有根据的,跟作为名词的语法意义的事物却是不同的东西,两者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能根据这

^① 关于主宾语位置上动词的特点,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第274—282页有详细论述。

一点来论证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性问题。

3. 能用名词或代词复指不能证明动词的名物化。名物化论者论证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具有名词的性质时,有一条重要的理由是该位置上的谓词都能用名词或代词复指。如“躺着比坐着舒服些”可以插进一个名词性的同位语,说“躺着这种休息方式比坐着舒服些”。朱文认为这忽略了语言学里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当我们用A来指称B时,A与B不一定是同类的东西。

可以看出,朱文的论述是建立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之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观。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能力独立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所以强调语言研究应该在语言内部进行,排斥一切语言外的因素。基于这样的语言观,朱先生认为语言学上的意义与哲学心理学上的意义是不同的东西。

2. 句法观。基于封闭的语言观,结构主义语法认为句法也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独立于语言的词汇和语义部分,所以在语法研究中排斥语义的作用,认为意义在划分词类时没有作用^①。

3. 语义观。传统的结构主义语法以逻辑真值为基础描写语义,认为一个词的语义就是使这个词为真的所有充分必要条件之和,也就是把语义看成纯粹客观的东西,通常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去分析语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确难以界定,所以朱先生认为“事物”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能据以划分词类。传统的结构主义语法认为词类不能从语义上定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同样的概念可以由不同词类的词来表达,如“战争”和“打仗”,从真值条件上说两者的语义是一致的,根据语义无法把它们区别开。

二 关于语法性质和语法特征

名物化论者认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和形容词具有一系列名词的语法特

^① 只有在判定语言单位的同一性时才需要依靠意义,这种对意义的依赖是极其有限的。

征，朱文对此提出了质疑。

朱文首先区别了语法性质和语法特征，认为语法性质指一类词的全部共性，包括该词类与其他词类的共性在内；语法特征指的是仅为此类词所有而为他类词所无的语法性质，即指这个词类所以区别于其他词类的个性。然后指出区分词类应该根据词的语法特征而不是语法性质。而名物化论者指出的语法特征其实并不是名词的语法特征，而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共有的语法性质，所以不能据此说具有这些性质的动词形容词变成了名词。

与此类似的是“个体词”和“概括词”两个概念，朱先生认为出现在一定的语言片段里的词是个体词，个体词的集合是概括词。具体使用中的词是个体词，只能实现自己的一部分功能，而不是全部语法功能，而判别词性要根据词的全部语法功能，而不能只根据已实现的那部分功能。所以不能因为“他的笑”中“笑”实现了主语功能就说它成了名词。

杨成凯（1991）认为该观点的逻辑基础是词类的同一性，因为诸个体词的语法性质并不完全相同，那么把个体词的语法性质加在一起作为概括词的语法性质就要以那些个体词的同一性为前提，而同一性本身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这种做法就失去了根据。同时，这种做法在实践上也有困难，如“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一般不带“了、着、过”，但可带定语，“这本书出版了”中的“出版”可带“了、着、过”，但不带定语，两者正好相反，无法加合。当某个个体词不具备概括词的某些性质时，朱先生用“未实现”来解释，这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这里的未实现就是没有。说此时不存在的性质是未实现，那首先必须肯定有此性质的词和无此性质的词是同一的，而同一性是无法证明的，所以这种处理方法不是必然的。

显然，朱先生的词类观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范畴观基础之上的范畴观。

这种范畴观可以称为“特征范畴”观，也叫“离散范畴”观。关于特征范畴袁毓林（1995a）是这样论述的：范畴是根据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来下定义的；特征是两分的，某一范畴具有或没有某一特征泾渭分明；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

基于特征范畴理论，朱先生认为词类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某一词类的全体